

中華民國廿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

先鋒



紀念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的紀念日到了。蘇聯的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權創造了自已社會主義國家，到現在已經過去十五週年了。十餘年來，無時無刻不在敵人的仇視、威脅、圍攻、封鎖之下的無產階級政權，在全世界工農勞苦羣衆之熱烈維護中已經渡過了十五週年了。誰也不會否認，而且也不敢否認，蘇聯無產階級之偉大的創造，現在未任人類歷史中添畫新的篇幅，這，不僅是蘇聯無產階級的勝利，而且也是全世界工農勞苦羣衆的勝利。

在今日，在這十月革命的第十五週年紀念日，正是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爭的危機特別增長，帝國主義本身的矛盾日烈，國民黨出賣民族利益更形露骨，工農勞苦羣衆的痛苦更加慘痛的時候。因而，在今日來紀念十月革命，其意義更是千百萬倍的重大。

現在，口帝國主義佔領東省，在東方準備着反蘇聯的戰爭洛桑會議以後，英法帝國主義所主持的反蘇聯戰線日益發展，斯達林派以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保障守的政策，在蘇聯招來了許多危機，因而在這十月革命的十五週年紀念日，我們保衛蘇聯的

目錄	
紀念十月革命	白林
誰能救中國怎樣救中國	獨秀
請看馬哲民底裸體跳舞	敬甫
陳獨秀「請求馮蔣嗎」？	亦光
一封公開的信	

任務更加迫切，因而武裝保衛蘇聯，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國

的統治，摧毀東方反蘇聯戰爭的營壘更是萬分的主要！
中國的工農勞苦羣衆在這十月革命的紀念日，不僅只是慶祝十月革命的勝利，而是還應該明瞭了十月革命的意義及其教訓要接受十月革命的教訓，爲中國十月革命的前途而鬥爭！

十月革命是俄國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黨底領導之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鬥爭的日子只有在十月革命以後，蘇聯的工人農民及一切勞苦工農羣衆才得到了解放，才從沙皇貴族，地主，資產階級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現在蘇聯的無產階級建立了自己底政權，日益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中國的工農勞苦羣衆，現在只有在蘇聯無產階級所開闢的道上繼續邁進。目前，當着國民黨之出賣東三省，製造國內混戰，屠殺工農羣衆，剝削民衆一切自由的時候，中國的工農羣衆只有堅決的接受十月革命的教訓，推翻資產階級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統治，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國家，然後中國的工農羣衆才有正確出路。

甚麼是十月革命的教訓呢？

十月革命首先告訴我們：革命之向前發展，亦即革命性質之決定，不只在於表面的革命任務之是否完成，而主要的在階級關係之變動怎樣，從俄國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革命性質之發展，充分地說明了這一真理。二月革命把那代表地主的沙皇政權推翻了，而「俄國政權已轉入新的階級的手裏，即轉入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化的地主手裏，因此，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了」（列寧）「在俄國革命中『工農民主專政』已經實現了，這個公式所能預見的只是階級的相互關係，而不是實現這種相互關係和相互合作的具體的政治機關。現在要是誰只講工農民主專政，誰就是落伍在生活之後，他因此實際上是投降小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

列寧同志對於俄國革命之實際的教訓，始終教訓不了史大林派，他們不僅在各處篡改十月革命的教訓，而且他們這些投降小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策略，前既葬送了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現在更繼續完成這一失敗，使中國革命遭受重大的挫折，使列寧主義在中國遭受着可恥的閹割。

中國自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的舊沙皇統治（清朝）已被推翻，中國政權已轉入新的階級底手裏，即買辦資產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的手裏。經過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經過了省港罷工與三次暴動，中國革命早已說明他向前發展之十月革命的前途，可惜，史大林派首則以機會主義的路線葬送了革命，不能在革命高潮中即時的提出蘇維埃政權，以領導中國革命之向前發展，繼而以官辦主義的路線，使中國革命遭受沒大的損失！史大林派之這種「階段論」使資產階級國民黨獲得並鞏固了他底政權！中國政權之轉入於民族資產階級手中，早已說明中國民主革命的階段已經過去，中國革命的民主任務，已在過去階級關係中隨着資產階

級之反動而完全落在無產階級頭上了。中國的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史達林派之資產階級性的民權性的革命，不僅與馬克斯列寧主義毫無共通之點，而且是抹殺漠視列寧十月革命的教訓。完全忽略了中國革命給與無產階級黨之寶貴的教訓。

十月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在沒有革命局勢的反動政權之下，我們要為國民會議而鬥爭，同時在宣傳上亦不放棄蘇維埃。在革命高潮一開始我們就要準備蘇維埃，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也要結束國民會議。十月革命之偉大的創造者列寧同志在其許多文件中已明白的指出此點，蘇聯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很快的在廣大羣衆之前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國民會議（即立憲會議）這個口號之提出，實是不可缺的一個重要因素，列寧說，「一九四五——〇八年及以後的抵制更是很嚴重很難改的錯誤，因那時既不能等待革命波濤很快的高漲，更無急轉為暴動的希望，」但「俄國當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之際，因為種種特殊情形，城市工人階級農民已經高度的準備妥當，去承認蘇維埃政權，驅逐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會議，這是無可辯難的確鑿的歷史事實。然而布爾塞維克黨人不惟不曾抵制立憲會議，而且還在奪取政權前奪取政權後號召無產階級參加選舉。」（左派幼稚病）

問題是多麼的明顯！布爾塞維克就在奪取政權前後，都不放棄國民會議的號召，並且，革命低落時布爾塞維克以抵制國民會議，列寧尚認為是非常嚴重的錯誤。俄國革命的經驗是全世界革命羣衆的產兒，誰忽略這些教訓，誰就是意識的來葬送革命！

中國自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失敗以後，革命局勢沒已日漸低落，中國的革命高潮已經過去，在這時無產階級的革命提出國民會議，國民大會成立憲會議之號召正是發動羣衆滙台羣衆

鬥爭之惟一口號，只有這一口號，才能在過渡期恢復羣衆的情緒與組織。才能走上第三次革命高潮。但是，史達林派既不知運用十月革命所教訓給我們的這一口號，同時，對於左派反對派之提出這一口號，更用盡一切造謠誣蔑的口吻來阻礙這一口號之號召，結果，使中國黨陷於冒險的脫離羣衆的路上去。

在這十月革命的十五週年紀念日，一切革命的戰士們，你們在接受十月革命的教訓之前，你們對於這些十月革命的叛徒能不堅決的起來鬥爭嗎？

十月革命教訓了我們，真正馬克斯列寧主義對於羣衆領導的原則，是以城市無產階級領導貧農，以城市領導鄉村，然後革命才能正確的發展，無產階級的黨只有正確的瞭解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然後才能對他加以正確的領導。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俄國無產階級之所以能夠在革命後保障其已得的政權，主要的，是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對於農民能加以正確的領導。

中國的史大林派完全忽視了這一系列主義的A.B.C以鄉村的農民路線代替了無產階級對於貧農之正確的領導，以黨的領導代替了階級的領導，結果，無產政黨想以小資產階級性的農民手工業者的隊伍，跳過產業無產階級的羣衆革命，夢想在鄉村中建設無產階級的政權。這不僅是做夢，簡直是悲劇！結果，不注意城市工作，送了城市的工人運動。

十月革命已經過去十五週年了。在這十月革命的紀念日，中國的工農勞苦羣衆還須堅決的起來維持世界無產階級之偉大的歷史創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武裝保衛蘇聯！嚴守着十月革命的勝利！

但是，我們絕不能忽視：史大林派在蘇聯之一個國家以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反動路線，正招致了過渡期國內外的許多矛盾，我

們爲要維持蘇聯更要要求恢復托洛斯基同志對於國際及蘇聯之正確的領導！

爲紀念十月革命，更應該接受他底教訓，中國的工農勞苦羣衆只有在十月革命與一九二五——二七的教訓之前邁進，團結在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週圍，在正確的路線之下，才能真正的打倒國民黨爭取中國十月革命的勝利。

紀念十月革命，應當認清史大林派之背叛十月革命的教訓，在中國以非馬克斯主義的路線葬送中國革命，每個革命的戰士，都要積極起來，糾正他們的錯誤。

一切革命的羣衆們！起來！
保衛蘇聯！
反對二次大戰！

號召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
打倒國民黨！
爭取中國十月革命的勝利！

誰能救中國？ 怎樣救中國？

獨秀

在國際帝國主義榨取束縛之下的中國經濟，大工業之發展，趕不上農業及手工業破壞之速度，並且資本主義的大工業發展之本身也帶有破壞農業及手工業的作用，這樣的農村經濟和城市經濟之剪刀式的發展，便是農業國的中國農村破產及其影響到一般經濟不安之根本原因。年來世界經濟恐慌，空前大水災，日本帝國主義武裝蹂躪中國南北經濟中心的區域，這三件事先後併發，更使整個的中國國民經濟陷於空前大破產；不但農村并且城市，不但小城市並且大城市，最大城市如漢口，甚至全國經濟中心的

上海，都有朝不保夕之勢；不但工人與貧農，即中等農民和城市中小商人，中小學教員，各機關小職員，這些佔全國絕對最大多數的人民，都在破產，失業，借債，饑餓中度日。

誰都知道，不但恢復並且要提高國民經濟，中國才有救；因爲只是經費恢復，或一時的部分的活躍，根本還並不能救中國；但誰來提高中國經濟和怎樣提高國民經濟以救中國，乃是問題的所在。

由外國帝國主義來提高中國的經濟嗎？不用說這是使中國更直接的殖民地化，是救中國的反面。並且，由帝國主義勢力來發展中國經濟，其結果不是提高了中國國民經濟，而是肥了外國的財政資本家和中國的少數買辦及半買辦的企業家，大多數人民仍舊陷於顛沛困苦和飢餓，印度和朝鮮便是榜樣。帝國主義間相互爭奪戰爭更要變中國爲廢墟。

由中國人自己來提高中國之經濟以復興中國嗎？『在資本主義關係統治着的社會，兩個力量決定一切。』即是：或由資產階級自上而下的改革，來復興中國（普魯士的道路）；或由無產階級的革命來復興中國（俄羅斯的道路）。更具體些說，或由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或由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來擔負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政黨是代表階級的意識與力量之最高表現，中國現時只有這兩大政黨，即將來也只有這兩大政黨，別的黨派在政治上只能立在附屬地位，並且有終於要融解於這兩大政黨之中，其中間作用與地位，只能是曇花一現的，甚至祇是名義上的。

代表資產階級地主的國民黨能否復興中國呢？我們可以斷然的回答一個「否」字。

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有三個根本的必要條件：（一）

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海關，銀行，工廠，礦山，交通機關，商業機關，等的經濟命脈之控制；因爲這是中國經濟自由發展的道路上唯一的最大障礙物。（二）必須無條件的從不事生產的地主手中，沒收所有土地；交給生產勞動的農民；因爲在生產技術落後的小農國家，如果大部分耕地所有權集中在不經營農業而出租土地的地主手中，他們用非資本主義的形態，榨取土地產物之大部分，就是說，他們不只是榨取了嚴格意義的地租即超過普通利潤及工資以外的剩餘，並且榨取了農民由勞動所應得的工資之一部分；其結果，農民把大地部分再生產所必需的费用（甚至農民一部分生活費也包含在內），都在非資本主義的租佃制度之下犧牲乾淨，這不但阻礙了農業經濟發展的道路，而且因之農民貧困，農業衰退，土地荒蕪，農村破產，都是相因必至的現象。（三）必須實現合於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使大數人民都有自由在生活的火焰中，自動的創造經濟，創造政治，方能根本肅清聞名世界的Malaria（中國官僚）這一臭蟲窩。

這三件事是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中國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發展的必要條件，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爲什麼不爲牠的利益而辦到這三件事呢？這是因爲牠的利益根本是與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地主利益的相聯的，牠自身即是軍閥官僚的集團，牠不但不願也決不能辦到這三件事，所以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任務只有無產階級來完成，這不僅僅是理論的推斷，而己是衆人目觀的事實。

國民黨政府對帝國主義的態度及牠與帝國主義的關係是怎樣，當牠宣佈對俄絕交時，美報『密勒評論』曾有這樣的描寫：中國之封閉俄領事及要求俄員離境，此種姿勢顯然表示中國領袖今日之目光向於何方，誠如郭泰祺氏上星期在美國大學同學會席上

所說，中國已決定于其將來發展中國追隨『盎格魯撒遜之途徑』，此其意味即彼願與美英爲友而接受彼等之贊助是也。中國已利用蘇俄之贊助而成其革命之主要部分即克服長江流域及傳播國民黨主義於全國是；但今以俄共黨欲包攬中國之革命，中國之民族性保守性遂大顯其本能，而與俄人決裂，中國乃相信西方列強尤其英美已準備與中國討論條約問題，假使列強於此，能急起應和，勿再斷於法律理由，稽延時日，則西方制度在中國之前途當頗爲光明。但此種新局面必須以絕對平等給予中國爲基礎，實言之，必須修改條約，使中國滿意，而放棄外人在中國領土即租借地之管理權是已，此乃中國拋棄共產主義應得之代價，若列強而果賢明者，應速承認之，勉力與國民黨之中國結好，與之合作而造成一新中國。

但國民黨政府之『日光向於何方』是充分表示了，而所得的代價，不是『修改條約』和『放棄外人在中國領土』，却是擴大不平等條約，擴大外人在中國的領土，擴大租界和租界管理權。在眼前的中日戰爭中，國民黨的政府不但不曾援助向日本帝國主義長期抵抗的黑龍江吉林軍隊及義勇軍，不但不曾援助抗日的十九路軍，而且密令『上海北平及全國各業之中國當局：解散一切反日抵貨團體，並禁止檢查日物。』（路透社五月六日北平電）並且造出『反日即是賣國』的妙論。最近蔣介石在南京軍校演說。『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槍炮和飛機炸彈，不是用以抵抗侵略占中國土地在中國殺人放火的帝國主義軍隊，而是用以屠殺中國農民的。牠對於農民爲飢餓而爭取土地的要求，始終只以『派兵勦赤』答覆之，牠始終不曾考慮一下，在農民國而有了廣泛的農民暴動，這決不是簡單的什麼赤化問題，在民主共和國而有要求土地的農民暴動，這不是擁護舊制度的農民暴動可比。至于國民

黨的軍閥之橫征暴斂和官僚之黑闇貪污，比之前清北洋時代，更是肆無忌憚；這班飛蝗橫行全國的國民黨軍閥官僚，不但以搜括行賄妄安淫靡，腐爛中國，而且公然獎勵鴉片，以毒殺中國。

以這樣的國民黨來擔負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的大任務，就是他們當中稍有知覺的青年黨員也不敢自信了。如果有人以『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非難國民黨，這是一種大過奢侈的說法；其實國民黨的罪惡，還不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反而是牠是投降帝國主義，鎮壓農民的土地鬪爭和軍閥官僚之橫行，破壞了提高中國經濟的三個條件，阻礙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孫科陳公博輩所謂發展國家資本主義，所謂四年計劃，都等於伍廷芳之說鬼。在國際一般物價還在向下低落的今天，在中國資產階級政權也沒有像一九二八——三〇年相當統一與穩定的今天，連中國資產階級企圖利用外資以實現暫時的經濟活躍，目前也還沒有可能。

最近胡漢民發表關於國民黨的問題之談話，他認爲：『近頃『外交之喪權辱國，政治現象之日趨惡劣，國亡無日，』不能『歸咎於黨治』，『蓋五年以來，所厲行不改且有加無已者，實爲民國以來相承一貫的所謂軍閥之治；而未嘗有所謂黨治。』試問國民黨據政五年，還仍舊是軍閥之治，牠竟能容忍所謂『以軍權高於一切之故，形成以軍閥政，以政握黨之現象。』這樣吃飽睡覺不問事的黨，牠在政治上的作用已等於零，還有存在的價值嗎？胡漢民並且公然承認以下的事變：『自十七年後，各省北洋武力雖被打破，而人民仍被武力所統治則如故，二十年來所造成軍閥政治之環境仍如故，即自袁世凱以來相承一貫之所謂軍閥統治，亦遂繼續如故。』黨員『沈醉於『有槍斯有權』之謬說，甘心

爲軍人之附屬品。」「人民自由權利橫被摧殘。」「我人祇見藉黨營私之個人，而不見有献身革命之同志，所謂黨員者或一切取給於黨，以黨的寄生，或倚黨而作惡行奸，於黨爲盜賊狡黠之魁，正樂得此輩供其指使。」「這樣無惡不作的黨，人民尙能容牠存在嗎？胡漢民爲了一時快意，痛快淋漓的攻擊蔣介石而不自覺的把整個的國民黨之罪惡供認出來了。五年以來，在國民黨黨治之下所勵行的一切摧殘人民自由權利的法令，那一件不是胡漢民一派的立法院所制定？他有什麼理由什麼臉面可以反對蔣介石的『軍閥之治』？

又如宋慶齡罵倒了國民黨中無論那一派，這當然等於罵倒了整個的國民黨，她并且宣稱不懷疑國民黨已經給全國人民所唾棄，所蔑視，所憎惡，然而她同時却又說：『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從來沒有在那一天實行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能夠救中國嗎？孫中山以國際資本開發中國實業的計畫，顯然是主張由外國帝國主義來復興中國經濟；因爲一直到現在，還只有帝國主義國家的國際而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孫中山在世所領導的黨，不只是一次宣佈他們的革命政府將遵守一切國際條約，決不侵犯列強在華權益；不只是一次希求由列強承認他們的政府來打擊北洋派；他并且公然替帝國主義威赫中國民族，說：『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中美絕交，在一個月之後，美國便可以亡中國。』『法國也和英國一樣，最多不過兩個月，便可以亡中國。』（民族主義第五講），這就是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也就是今天的國民黨政府向國際帝國主義投降，向日本帝國主義不抵抗之理論的根處。『四萬萬人都是像阿斗，』『這些阿斗當然應該歡迎諸葛亮來管理政事。』『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我們先知覺的人，便要爲他們指導引他們上軌道。』『我

們應該造成民權，交到人民。』（民權主義第五講），把人民看做『是很庸愚的』的阿斗，把國民黨看做是『萬能』的諸葛亮，把管理政事的『治權』交給先知先覺的國民黨，把名義上的『政權』奉諸不知不覺的人民，把人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的自由看成『放蕩不羈』和『一盤散沙』而加以掙擊，這就是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就是今天的國民黨政府以軍閥官僚的權威壓倒民權摧殘人民自由權利之理論的根據。『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農民可以得到益，地主不致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孫中山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訓詞）宣佈階級和平，用不着階級鬭爭，反對所謂『大貧』的工農，向所謂『小貧』的地主資本家鬥爭，教成千萬成萬饑餓垂死的農民，等候着國民黨政府和地主慢慢商量；等候着國民黨政府規定地價幾十年後把漲高的地價歸公的辦法，來平均地權（民生主義第二講）；這就是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也就是今天的國民黨政府鎮壓農民土地鬥爭之理論的根據。

這樣的三民主義，誰要說廣州政府，武漢政府，南京政府，不會實行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誰就不會認真研究過三民主義的內容究竟是什麼。

這樣的三民主義，這樣的國民國，能夠提高國民經濟以救中國嗎？

代表資產階級及地主利益的國民黨既不能夠提高經濟以復興中國；別派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的黨派，其能力當更在國民黨之下，那麼，提高經濟以救中國的責任，只有放在代表無產階級及貧農利益的共產黨雙肩之上了。

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是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

地主，軍閥官僚，立在絕對相反的地位，牠是在最近十餘年來反軍閥反帝國主義反資產階級反地主之不斷的流血鬥爭中生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之排除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和沒收地主的土地給農民，已經不是僅僅寫在政綱上的白紙黑字，已經在牠所領導的農村蘇維埃區域見諸實行；雖然還沒有統一中國的蘇維埃政權來解決整個的帝國主義及土地問題。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蘇維埃政制，已經不是烏托邦而有了俄國的經驗，他不但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保障，同時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義政制；任何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政權所不能召集的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只有牠能夠召集。蘇維埃不僅是整個的無產階級聯合機關，而且是一種廣大而富於伸縮性的組織形式，一切覺醒起來，反資產階級反地主的城鄉被榨取的勞苦民衆，都能夠參加進去。蘇維埃政權不是由少數人在上面統治民衆，而是由民衆從下創設起來的政權，除了游手好閑靠榨取他人血汗以生活的社會寄生蟲，都有參加這一政權的公民權利，牠廢除了立法權和執行權無益而有害的分立，牠撤去了人民和政府間的障壁，牠引進了廣大民衆直接參加國家的政治及經濟之管理，牠廢除了以官吏爲職業的特權階層，牠掃清了國會及地方議會等豬圈，牠實現了直接選舉一切公務人員和隨時撤換的徹底民權。

在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政權之下，有充分的保證，能夠實現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的三個根本條件：推翻帝國主義之控制，解放農民和肅清官僚制度，所以只有牠能擔負得起復興中國的大責任；所以蘇聯五年計劃之初步的成功，已在事實上表示社會主義的經濟方法之優點與偉大力量非資本主義所可企及。

我們這樣的主張，并非根據黨派的成見，而是根據理論與經驗，而且還要訴諸被榨取的大衆之政治好惡，必須由大衆在實際

的政治鬥爭中，特別是在民主的國民會議要求的鬥爭中，認識我們的主張之優點與需要，蜂起擁護我們的主張，這才談得自下而上創設大多數民衆直接參加的蘇維埃政權。真正蘇維埃政權，是大多數民衆的政權，必須由大多數民衆自己創造起來，決不能由少數人創成交給民衆，少數人用民衆的名義宣佈的蘇維埃政權，是經不起困苦艱難的鬥爭之試驗的。

現時代表資產階級及地主的國民黨政權，牠不但不能擔負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的大責，牠還正在極力爲帝國主義服務，爲帝國主義勦滅能夠復興中國的共產黨。日軍從吳淞撤退時，日本軍官舉杯向中國接管人員演說：「自此以後，願中日兩國共同合作，以撲滅共產黨」。不幾日，十九路軍果然被調到福建「勦共」去了！這不但表示這一件事中日政府早有了秘密協定，并且是國民黨政府向一切帝國主義表示其「目光向於何方」。

爲帝國主義服務，爲帝國主義屠殺工農民衆屠殺共產黨的國民黨政權存在一天，牠的政績，只有破壞國民經濟，擴大延長人民的饑餓，而不能提高經濟。

中國的民衆必須選擇自己的道路，或株守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之下，走向破產，饑餓，滅亡的死巷，或與無產階級的共產黨革命合作，走向復興中國的大道！別的道路是沒有的了！

我們的道路上也有兩個困難，這是不應該對民衆掩蔽的。第一個困難而且是很大的困難，便是國際帝國主義向中國徹底反帝國主義的新政權之圍攻。但我們只應以最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的力量以及全國廣大的勞苦民衆的力量，最後還要結合全世界革命的力量，以克服此困難，而不應企圖避免此困難。因爲這一困難的鬥爭，幾乎是中國革命之全內容，也就是提高中國國民經濟之根本的根本條件。國民黨資產階級，正因爲企圖避免此

困難，而屠殺革命的工農和共產黨，而對蘇聯絕交，而投降帝國主義，而背叛革命，而斷送了復興中國的機會。我們的黨——中國共產黨——領導者史大林派的錯誤政策足以延遲革命甚至絞殺革命，也和別國共產黨中央史大林派一樣，他們在中國所做的錯誤，擺在眼前的如：用命令主義和玩弄政治總罷工，在客觀上是不斷的破壞了城市工人運動復興的萌芽；過份的估量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企圖以農民來代替工人的領導，並且連黨自身也有農民意識化的危險；把發動民衆引導民衆到革命道路之澈底民主的國民會議鬭爭，看做是改良派的合法主義議會主義而加以鄙棄；黨的這些錯誤政策，當然也是我們的道路上一個困難。但共產黨是全無階級自己的先鋒隊，並且是全民族的領袖，革命的民衆不應該因爲黨的領導者之錯誤而根本反對地，而是應該積極糾正黨的領導機關之錯誤，甚至於改造黨，以除我們道路上的困難；這正是我們左派反對派的立場。

請看馬哲民底裸體跳舞

陳獨秀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底發難者和健將，是中國勞動運動底組織者，是中國共產黨底領導者，是中國無產階級底勇敢的先鋒戰士，他的這次爲反動的國民黨統治階級所逮捕，無疑地要引起革命羣衆對於他的同情與聲援，尤其是在對反對派極盡其造謠誣蔑能事的史達林派之斷送和摧殘中國革命之下，革命的羣衆因陳獨秀之被捕而要求瞭解反對派之政治主張自然更形加甚。另一方面，慣會造謠誣蔑的史達林派及其御用的學者們之藉此機會檢拾資產階級底唾餘，造謠中傷陳獨秀個人的人格，誣蔑整個的反對派，破壞牠在羣衆中的影響，轉移羣衆對反對派政治主張的注意力，這也是必然的事。十月廿九日馬哲民在朝大的講演：「陳獨秀

與中國革命」，實即是負了後面的這一種作用的。

誠如馬哲民所說，參加聽講者如是之多，可見羣衆對於中國革命領袖陳獨秀之被捕，都在予以注意的。不過我們說，羣衆並不祇是注意陳獨秀個人的被捕，而是要求瞭解反對派底政治主張。但是羣衆雖有此種要求，却未能從馬哲民先生底講演中得到滿足，而且講演更把一些爭論的重要問題弄混亂了。現在我們謹就馬哲民先生底講到的幾個問題提出來質之。我們很希望馬哲民能以其所謂：「客觀的態度，」不要造謠誣地予以正面的答復。

一。國共合作問題

馬哲民首先說，國共合作是列寧在時便已規定下的原則，並以他的親身見聞來證明這個事實。因此他的結論是：國共合作，在原則上是無可非議的，而在方式上却錯誤了。所以反對派之批評國共合作，在原則上便是攻擊列寧主義。我們在這裏除開佩服馬哲民先生的多見多聞外，祇有讚美馬先生的巧於造謠了！反對派對於國共合作底原則，始終是站在列寧主義觀點上予以贊助的。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的屠殺工農羣衆之後反對派即要求逼出「武漢的」左派國民黨時，牠還是保持這個合作底原則；……：在退出國民黨後，與他聯盟，在一切路線與他合作，同時政治責任則分開負擔」（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但這個意見，是爲史達林布哈林所斥爲「托洛斯基主義」而否決了。至若放棄了自己的獨立組織，而與其他階級階級底政黨混合組織的合作，反對派則反對之不遺餘力的。因爲這已不是合作，而是使無產階級底政黨服從了其他階級。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不是與國民黨合作，而是加入了國民黨使其黨服從了國民黨！共產黨組織在所謂國民黨統治的省分內，始終却是秘密的。無產階級政黨之絕對獨立，是共產主義政策之基本的和先決的條件。其

警告我們國共合作，但列寧却未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加入國民黨，放棄牠的獨立組織。

馬哲民告訴我們共產國際決定了國共合作原則，合作底方式是由中共決定的，所以錯誤應該由中共中央，尤其是黨的領導者陳獨秀來負責。依馬哲民說，這完全是事實。他個人的親遊莫斯科與在國民黨中作高官的經驗，統統證明了這個事實。實際上這是百分之百的造謠。第一，在一九二四年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上，當時的「托洛斯基派」便要求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黨，保持無產階級底獨立的組織；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期中，反對派會接二連三地把這個問題提出，然而史達林與布哈林的回答我們，說反對派是企圖與國民黨分裂「孤立」中國共產黨，可見中國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雖然就是在方式上，甚至是由列寧死後史達林派所把持的共產國際，在反對所謂「托洛斯基主義」之下決定的。再退一步說，縱令國共合作底方式，即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由中共中央決定的，但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四年之間，對於此種使中共根本上無獨立組織，服從國民黨的合作方式，負領導中共責任的共產國際，不但沒有一言指令中共急速改變合作底方式，而且詆毀反對派之要求中共退出國民黨為「孤立」中國共產黨，難道不是鐵一般的事實？以「客觀態度」說明事實的和「經多見廣」的馬哲民先生，怎麼又完全把這些事實忘記說呢？我想這決不是馬哲民先生當時做了高官現在當了大學教授，所謂「貴人多忘事」的理由所能說明，而是這些事實正是揭破史達林派斷送中國大革命的鐵證。若果照直說來，不但與史達林派官僚主義底威望有關，而且根本上會連及到馬先生的飯碗問題。第二，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事變之後國共底分裂即階級間底分化已明顯的露出，國際底機會主義路線領導之下的中共中央都看到

了這個分化，所以在五月的（或者是六月）中央執行委員會底決議中，有退出國民黨之一案。當時曾充國民黨中央秘書跨黨的馬哲民先生，不能不知道這個事實吧。但是這個決議案却被一九二六年的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會議否決了。這個事實是馬哲民先生所不知道的，（或者是因為馬先生這時未曾隨着國共分家後組織第三黨的譚平山，即馬哲民先生離開共產黨後所奉為領袖的譚平山到莫斯科參加會議的原故。）但是不管馬哲民先生如何巧於造謠，這個事實終於不能改變，無論他怎樣否認，這個事實終於存在。

馬哲民先生說：「關於國共合作方式之錯誤，陳獨秀不能不負相當的責任」，「相當的」不是主要的。相當的責任馬先生要陳獨秀來負，但是馬先生為什麼不告訴我們，這個主要的責任要誰來負呢？

二·大革命失敗之政治責任問題

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底失敗，是由於國際底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路線。蔣介石未叛變之前，馬爾提諾夫的「四個階級聯盟」改變之後，則改為「三個階級聯盟」的政策，使中國共產黨完全離開了階級鬥爭底立場，代替了以階級妥協，不是的，是使無產階級服從了資產階級。馬哲民先生企圖以幾個簡單的事實，代替此種重大的教訓之說明，是使中國無產階級再遭遇第二次流血的犧牲。緊緊把握住國民黨底青天白日旗，不要嚇跑了在精衛，反對在戰後時期提出蘇維埃的口號，這乃是使中國共產黨壓抑「過火的」農民運動，解除童子團及工人糾察隊之武裝的，前提的政治路線。馬哲民先生為要證明此種路線是正確的，所以陳獨秀之拒絕參加遠東民族會議，為獨秀未能執行國際底政治路線之論證。其實如果陳獨秀真未執行國際底政治路線，那還是中國革命之幸。可是，事實上恰恰相反，正因為陳獨秀執行了國際底

政治路線，所以，中國革命才遭受了那樣慘敗；而陳獨秀所應負之責任，也就在於此。陳獨秀底錯誤，在於他無條件地執行了國際底機會主義路線，未成根據中國當時革命情勢、階級分化，國民黨之反動，小資產階級上層領袖之動搖，及時地以其產主義政策相號召，反之，他却始終地澈底地盡了國際底機會主義路線底施行者和擁護者的作用。在武漢時代，尤其是上層小資產階級的領導動搖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於民衆運動之發展，革命情緒之高漲，不但未能積極地領導他們，反而各方面阻礙其發展，壓抑湘鄂的農民運動，告諭工人羣衆服從武漢政府底命令。若是單就這些事實說來，革命失敗底責任，自然要由中國共產黨，特別是他底領導者陳獨秀來負擔的。然而這裏却有一個小問題須得說明。共國際要中國共產黨不要嚇跑了國民黨，不要把國民黨的旗幟讓給別人，宣佈戰後政府是革命政府，是蔣介石叛變之後中國革命底中心，即中國革命底領導者。戰後政府既是革命政府，則牠的命令就必須服從。怎樣的不嚇跑國民黨呢？那祇有壓抑羣衆運動。馬哲民先生謂當時中國共產黨發展民衆運動，積極地領導民衆運動，才能開展和鞏固革命底勝利。這是對的。不過，這祇是真理的一半。我們要問馬哲民先生，中國共產黨如何才能發展和領導民衆運動呢？在不嚇跑國民黨的總路線之下，能夠發展羣衆運動嗎？中國共產黨自己先不掙脫國民黨底束縛，能夠獨立地領導羣衆運動嗎？蔣介石叛變之後，聯共黨的左派反對派便提出，中國共產黨應該馬上退出國民黨，獨立地開展領導羣衆運動，馬上提出蘇維埃的口號，以拋來組織和訓練革命的羣衆。在當時情形之下，只有蘇維埃才是唯一的革命政權，也只有牠才能推動羣衆向前。但是，這個提議底命運，馬哲民先生不能不知道牠是如何地被史達林布哈林送終了吧？中國工農羣衆以熱血和頭顱換來的

這點點寶貴的教訓，每個革命的戰士都應該時時刻刻地緊記住的。可是這個寶貴的教訓。對於大革命失敗之後，即工農羣衆慘被屠殺之後，猶不忘情於所謂「左派」國民黨，偷偷摸摸加入改組派的馬哲民先生，自然是一錢不值的了。事過境遷之後，卑鄙無恥的官僚們把一切責任都推在中國共產黨特別是牠領導者陳獨秀身上；而慣會拍馬與造謠誣蔑的蔡和森，更無恥之極地清算陳獨秀個人的革命史。謂其自始至終便是一個澈底的執令主義者，因以證明國際路線底正確。陳獨秀在過去的確是犯了很嚴重的錯誤，然而在六七年的長期中，中國共產黨容許這樣的機會主義者做總書記，這個責任不是要陳獨秀來負，而是要領導各國共產黨的共產國際來負的。我們應該知道，陳獨秀之外還有黨，還有國際代表鮑羅庭，在武反對期，更有三位一體（洛易（共產國際代表），羅佐夫斯基（職工國際代表），答夫（聯共代表））。在這種情形之下，陳獨秀能修正國際底政治路線，只有三歲的小孩才相信哩。鮑羅庭可以謂為陳獨秀主義者的左右翼，然而路易，羅佐夫斯基，答夫則是百分之百的史達林布哈林底政治路線之擁護者啊！無論你馬哲民有如何伶齒利口，但造謠誣蔑是改變不了事實的。

三、經濟性質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已有三年的歷史，牠的內容與範圍非常之廣泛，絕不是很短的篇幅便能說得透澈。我們在這裏只是請求讀者注意馬哲民的胡謔瞎扯，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矛盾。我們說中國經濟中是資本主義居統治地位，並不是就其數量上立言，而就其質量上說。中國資本主義在數量上較之難以勝計的農民小生產，誠然是微乎其微。但其數量雖小，其在經濟生活中的統治作用，却正如中國無產階級在全人口中雖佔極少數，而在革命過程中能實踐其領導作用一樣。馬哲民先生一方面承認中國經濟是封

建經濟佔優勢，另一方面却承認中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我們知道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才有的階級。若依馬先生底意見，中國是封建社會，那麼馬先生所承認的無產階級領導權，祇有從天上掉下來才會有的。我們共產主義者（不是不忘情於所謂「左派」國民黨即改組派的馬哲民）承認中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是因為中國無產階級在經濟生活中已發生重大的統治作用，換句話說，即中國經濟是資本主義居着統治地位。只有從經濟基礎中去我求無產階級領導權，則後者才不是空的，史大林派否認資本主義佔優勢的無產階級領導權，那祇是他們腦中想像的領導權，所以一到戰場衝鋒陷陣之際，他們就把牠丟在九霄雲外，不去為牠而鬥爭。過去大革命之失敗，現在的側重農民游擊戰爭，完全證明他們根本上未了解什麼是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數量甚小的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生活中所以能起統治作用者，是因中國經濟已成了世界經濟之一部分。馬哲民先生把帝國主義經濟同中國資本主義分開，認為帝國主義只是阻碍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而沒有統治、破壞以及相當的發展中國經濟之作用，是根本上修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經濟學說。如果馬哲民自認是研究社會科學的，那他也只是研究的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為中國資產階級大賣其力氣罷了。馬哲民先生說，中國若無工農革命底勝利，則牠只有殖民地化的前途，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前途。殖民地同資本主義是兩個不同的對立的社會制度嗎？殖民地的國家永不會有資本主義的發展嗎？殖民地國家經濟生活中起重大統治作用的必定是封建勢力嗎？關於這些問題。印度的歷史已予了我們最明顯的說明。然而這却是以研究社會科學自居的馬哲民先生所不能瞭解的。其實又何止他一人呢！

馬哲民先生在批評過任曙與嚴靈峯的商業資本論之後，緊接

着便引出馬克思關於十六世紀前商業資本主義底作用的意見。在馬先生底意思，以為拿出馬克思底論據，必可壓倒一切論敵。其實，不是馬克思錯了，而是他們不肯孫兒馬哲民錯。任曙與嚴靈峯只是以商業資本主義說明中國經濟性質，固然是沒有抓住問題底中心，而馬克思底不肯孫兒馬哲民則更犯了濫用乃祖底商業資本主義之重大的錯誤。馬克思論斷的商業資本是十六世紀前的商業資本，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完整的資本主義，更不用說發展到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那時還留在區域經濟，連國民經濟都談不到，更不用說發展到現在的世界經濟。這時商業資本底作用，自然只能如馬克思所說，只能破壞舊的經濟，而不能產新的生產方法。雖然如此，但這時的人類社會，在社會形式發展史上，還要另畫一個階段稱之曰商業主義社會，而不能仍以舊的封建社會稱之。可是現在的中國，史達林派先生們，偏要把牠加上一個封建社會底頭銜，這真是叫人難明其妙了。在現在的中國經濟中，商業資本所起的作用，已經是金融資本底作用之一種，牠不止是破壞舊的經濟制度，並且還帶來新的生產方法，明顯點說，牠掃除了以前一切阻碍資本主義發展的荆棘。蓋在現在來說，商業資本是不能同工業資本，金融資本分開單獨講的，他們已是三位一體的世界經濟底統治者了。在現在階段中，商業資本若沒有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則不能單獨存在。十六世紀前的商業資本則不然。馬哲民先生以乃祖馬克思關於十六世紀前的商業資本之定義來證明目前中國的經濟仍屬於封建經濟，這正是說明他的機械論。他之批評陳獨秀所犯的時代的錯誤，在這裏正好拿來批評他自己。

（未完）

陳獨秀「請求謁蔣」麼。

陳獨秀彭述之等革命戰士，十五日先後在滬被捕後，帝國主

義者還假仁假義的把他們送到法庭去起訴，企圖減少革命民衆對他的仇恨；其實他早已決定要把他們交給他的走狗劊子手國民黨去處治了，結局果然是這樣做了。

陳等十七日在法院紛紛反對引渡，抗辯歷一小時之久，同牛蘭一樣，這並非他們怕死，希圖得到帝國主義者的憐憫；而是因為他們終以革命為懷，若能不引渡，若能不落在國民黨資產階級的毒手裏，總還可以有一線的生機，或者將來還可以再獻身於革命罷了；其實陳等早已將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了，陳對其百萬家財產置不顧，兩子——喬年延年於一九二七年以後均先後犧牲於革命，他除革命以外，還再何所求於世呢？

自引渡以後，陳等身體之受摧殘，那是不待言的，陳近患盲腸炎，但手足上都加上重大的鐵鍊，也不許其醫治，還有比這個更殘忍的嗎？在統治階級的心目中，左派反對派比史大林派更是他可恨的仇敵，陳獨秀更是他處心積慮要陷害的一個革命領袖，所以就陳的政治，立場說，就其歷史和地位說，加以十餘箱秘密文件之證明，他決逃不出毒手了；他決心為革命而犧牲，以保持其純潔的革命的人格，那也是毫無疑問的了，這由報載他被捕以後之『態度鎮靜』上可以證明的。

但為甚麼今日報載：『中央黨部撥百元為陳等添購被褥』

『軍法司對陳等頗加優待』，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可以知道這是國民黨一種狡詐的宣傳作用。報上又說：『陳請求赴漢謁蔣，當局已接受，定二十一日押解赴漢』，這不僅是資產階級報紙上對這一偉大的革命領袖作無恥的誣蔑，而且是國民黨的一種毒計；因為各報所載的這一消息，彼此在文字上一字不差，顯然是國民黨宣傳部所公佈的。國民黨對這一革命領袖之不立加毒害，固然是由於這一事件不僅為全國革命羣衆可注意，而且開動了國際的

視聽，他不敢隨意處置；同時他還企圖利用共產黨內，即兩派——史大林派與左派反對派之衝突，由陳獨秀身上造出種種謠言與誣蔑，離間共產黨，使之自相殘殺以破壞革命，這種千載一時的機會，國民黨不會空空放過的！他以後還可以假借陳獨秀的名義作種種宣傳，甚至可以說陳獨秀『謁蔣』後表示願『精誠合作，完成勳亦大功』！我們想一想：陳獨秀現在還有言論自由嗎？他能自由的公開的向民衆表示他的意見嗎？革命的民衆們，對狗黨這種毒計，應該認識明白！應一致起來打倒國民黨！

資產階級對革命，對革命的政黨，對革命的領袖之造謠誣蔑，固然是無恥的企圖，但站在階級鬥爭的觀點上說來，這是毫不足大奇怪的。譬如：他把南方的農民武裝（紅軍）叫作『赤匪』；把蘇聯叫作『赤色帝國主義』；前多年還發現過一個小冊子，說共產黨是『共妻黨』，說陳獨秀週身都是楊梅瘡，說共產主義就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一九一七年列寧回國時，俄國的反革命派說他是『德國的偵探，專破壞俄國的民族利益，甚至於說他回國時坐着德國的『專車』，但這些造謠誣蔑只有更加激起革命羣衆之憤恨，對革命之危害是有很大的很暫時的。

我們認為任何的造謠誣蔑決不能永久的消滅真理！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不僅對革命對同志是永遠存在着忠實的態度，即對任何反動的政治派別如國民黨第三黨改組派國家主義派等等，以至蔣介石汪精衛等等，我們也完全根據事實來打擊他們批評他們，決不改造謠的手段。在我們共產黨的立場說來，造謠誣蔑決不是政治的革命的立場！

史大林派，無時不取造謠的手段以打擊反對派，這不僅是可恥的，而且在客觀上是反革命的！他們把『打倒反對派』與『打倒國民黨』，『打倒帝國主義』兩個口號常常平列起來，有時甚

至於把國民黨第三黨國家主義派時反動的東西都撇開不談，專門打擊反對派；反對派的文件絕對不許同志着，更不許在黨內討論，只是由上級機關「斷章取義」的摘取反對派的意見來造謠；更可笑的是他們不許黨內同志與反對派的份子「交朋友」！試問黨路線若還正確，黨在政治上若還站的穩，還需要用這些無聊的辦法嗎？

這次南京政府為陳獨秀造謠，又是史達林派打擊反對派千載一時的機會了！他們必然的可以由此得出一個結論：「陳獨秀受國民黨優待，並要求赴漢謁蔣，協商剿共，陳獨秀之背叛革命，反對派之為資產階級的先鋒，由此完全證明了！」史大林派必然要隨着國民黨而更擴大這種謠言與誣蔑！其實史大林派何常不知道這是國民黨的鬼計，但他們為打擊反對派，一切手段都是不採用的！譬為去年「九一八」以後上海各報所載「伍豪等二百十三人脫離共產黨」那一啓事，那明明是國民黨孫科等破壞共產黨的一種陰謀，他們偏偏說是反對派幹的；共產黨書記向忠發之被害，明明是由於共產黨員顧順章之告密，他們也說是反對派幹的；今年春間濟南國家主義派對共產黨之告密事件，資產階級報紙說那是由反對派與幹部派之鬥爭引起的，史大林派又何當之不知這是資產階級破壞我們內部使之自相水火的陰謀，但他們偏偏要與國民黨這種陰謀合奏，辱罵反對派告密，甚至寫在黨內革命的文件上，還有比這個更可恥的事情嗎？

我們認為左派反對派對史大林派之爭，只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之下，為改正黨的領導機關及其政治路線之錯誤的一種黨內鬭爭，是一種政治的理論的鬭爭；決非離開革命立場或代表利害不相同的兩個階級的鬥爭。共產黨內部之不同意見決不可免，觀念上的鬥爭是十分必要的，這不惟不能削弱共產黨，相

反的站在辯証法的觀點說，這更可以使他發展。黨之鐵的紀律絕不能機械的應用到壓制這種鬥爭上。俄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以及以後的內戰時期，布爾什維克黨內部對工農民主專政問題，對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問題，對臨時政府問題等等，發生過極端尖銳的鬥爭，鬥爭的結果使黨的政策更加正確，使黨內更加一致，使工農羣衆對黨更加信服，最後才走到勝利之過路，那不是偶然的！那時列寧與托洛斯基兩人完全站在一個戰線上，與史大林等「老布爾維克」作黨內堅決的鬥爭，史大林布爾維克加米民夫賴可失氏等一致的主張將蘇維埃的權力交給臨時政府！主張先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固執要先實現一九〇五年之「工農民主專政」公式，反對列寧托洛斯基之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反對不斷為革命論；布哈林拉迪克等甚至同情於臨時政府對列寧之通緝，認列寧是出賣革命；史大林等對托洛斯基所領導的彼得堡蘇維埃實行怠工，要將蘇維埃的權力交給臨時政府。在現在俄國革命史上這些事實大半都被刪掉了！然而在這樣激烈的鬥爭之下，並未發現甚麼對個人之「開除」或「放逐」。那對反對列寧最勇敢的少數派領袖馬丁諾夫現在也是第三國際的領袖！那時在生活報上反對布爾什維克黨最勇敢的高爾基現在也是聯共的委員！而與列寧攜手創造十月革命的托洛斯基現在則反被流放到土耳其！真理究竟是甚麼？

我們認為反動的國民黨以及改組派第三黨國家主義派是我們共同的敵人，史大林派打擊反對派就是無形中幫助了敵人，那是完全錯誤的，我們對史大林派則決不取那種無聊的報復主義！革命羣衆自然會判斷是非，歷史的大事變自然會作結論，我們只有將一切爭論的問題公開提出來，以政治的革命的態度與之作理論的觀念的鬥爭。

陳獨秀決不會讓步這種立場，他絕不會與國民黨妥協，我們不應該受國民黨的離間。我們應該在『階級的利益上』，共起援助這一老戰士，援助這一革命領袖，並要趕快改造黨的官僚黨制，改正黨的路線，統一黨的陣容打倒國民黨走向第三次革命之勝利，這才是我們目前的重大任務！

史大林派若對陳獨秀之被捕，取着旁觀的態度，甚至不出我們所料，也隨着國民黨造謠誣蔑那就是表明他們毫無革命立場！（此文係轉載本月十一日革命時報第一期）

致河北省委一封公開的信

河北省委會

我們黨底創始者陳獨秀同志，已被帝國主義及中國的資產階級的劍子手們逮捕了去，他的生命已非他個人所有，而是繫於我們的最凶狠的敵人之手了。我們不但自己應該公開地承認，而且應該普遍地公開的告訴中國無產階級，獨秀同志底被捕，不僅僅是我們黨底一大損失，而且是中國革命底一大損失啊！

獨秀同志對於黨的貢獻，也就是他對於中國革命的貢獻，是他的一生都致力於革命，主要的是他之創造中國無產階級底黨！——中國共產黨，並且幾年來領導黨及革命的勞苦羣衆同我們的敵人作英勇的鬥爭。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中獨秀同志底機會主義的錯誤，實是國際底孟塞維克政治路線所造成的；獨秀同志這裏只是負一個盲目執行責任而已。革命失敗之後國際官僚主義領導把全部責任都推在他一人身上，而他爲了黨底生命爲了中國革命，仍不稍異其爲革命奮鬥的初衷：從失敗之中求教訓，從教訓之中求中國革命底新出路，接受國際左派反對派底政治路線，不避一切地同官僚主義奮鬥，糾正黨底錯誤的政治路線，這正是

獨秀同志底偉大處！

現在獨秀同志已爲反動的統治階級逮捕去了。黨應該及時審察其過去對獨秀同志所加的一切非議，誣蔑之錯誤，接受反對派底政治路線，並爲援助獨秀同志而鬥爭。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底對各種社會團體發動援助獨秀同志的廣大鬥爭，從統治階級底監牢中奪回我們黨底及中國革命底領袖。同樣的我們希望河北省委轉求中央號召全中國的革命戰士起來援助！衝破敵人的白色恐怖，援救我們的領袖，這是我們的重大責任啊！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北方區認爲在援救中國革命底領袖這一任務上，全世界的勞動者，革命的無產階級之聯合戰線，該表示他的力量與同情，只有全世界的革命的無產階級之聯合戰線，才能衝破帝國主義與國民黨軍閥之白色恐怖，以及他們的聯合戰線進攻中國革命。河北省委應該請求中央轉請共產國際迅速停止對於左派反對派的摧殘，造謠與誣蔑，號召全世界的勞動階級爲中國革命底領袖而鬥爭！

同志們，反動的白色恐怖已臨到我們的領袖頭上了，我們要十倍地加緊我們的鬥爭，我們要爭回我們的領袖，爭取政治自由，爭取共產黨公開存在，根本上打破白色恐怖的統治，反對壓迫革命，反對逮捕勞苦羣衆底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我們的使命促我們做英勇的鬥爭！致布爾塞維克敬禮！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北方區十月二十二日

新書出版

先鋒

小叢書

陳獨秀底生平及其政治主張

陳獨秀爲中國革命導師，中國共產黨底創造者，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領袖，幾十年來從事革命運動！最近在滬被捕本社爲使國人明瞭其生平及其最近主張起見，特編成此書！內容充實，理論正確，成爲一般青年手執一篇之書，每冊一角，先鋒代派處代爲發行。第一版印數不多，購者從速。